



通鑑肇要

九

宋元明
紀紀紀

リ 8
210
9



通鑑要卷七

續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三銘

同學金思安耐亭參閱

理宗皇帝

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鹽之子在位四十年

寶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

之史彌遠矯詔殺竑

士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彌遠廢立不平乃以其黨十餘人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士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士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王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士走楚州甫丙皆死壬至楚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召

甲
210
9

東坡
學

通鑑要卷七

續編

宋理宗

醫入視通竝于川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為巴陵郡公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竝之寬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言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心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未灼然可考追封恤孤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雪水在湖州雪言言繪又言雪

秋七月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

員外郎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詣事彌遠家幹擢御史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德秀咨夔亦言濟王寬成大等復交劾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為三凶且謂成大為成大

冬十一月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德秀祠錄

李知孝朱端常梁成大奏了翁德秀罪大罰輕史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丙戌二年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賜諡錄張栻呂祖謙陸九

淵後

九齡字子壽撫州金谿人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改金州教授卒至是贈直秘閣諡文達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學者號二陸九淵字子靜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亦莫不然此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

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舉進士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自號象山翁學者稱爲象山先生或勸九淵注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脚嘗與朱熹會於鷺湖辯論多不合及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知荆門軍卒諡文安其次兄九韶字子美畫之言行夜必書之著

三月建昭勳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覲立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覲

丁亥三年春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緬懷典刑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蒙古圍全於青州一年食盡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未必非福乃降

六月蒙古鐵木真滅夏以夏主覲歸

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萬人

冬十二月蒙古鐵木真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

己卯 紹定二年。蒙古太宗奇渥。秋八月。蒙古窩闊台立。

太祖第三子。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請立。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

辛卯 四年夏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

李金寇揚州。范葵擊之大敗。全趨新塘。陷淖中。羣卒碎其尸。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城中哭聲震天。全妻楊氏謂鄭行德曰。三十年梨棗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遂絕淮而去。

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秋七月。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

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皆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壬辰 五年。金天興。春正月。以孟珙為京西兵馬幹轄。屯棗陽。

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三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分其軍為三。眾皆帖然。

蒙古窩闊台自白坡渡河。次鄭州。使其將速不臺圍金汴。

京。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于三

峰。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金軍潰。合達匿窟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陳和尚曰。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斬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漣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擒。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惟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為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河洛秋七月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

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冬十二月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蒙古許侯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復圍汴

癸巳六年春正月金主守緒濟河走歸德○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王從恪監國而幽之自為太師尚書令

都元帥以城降蒙古夏四月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

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還

立性淫狡潛謀作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

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以荆王府為已私

弟取內府珍玩充實之四月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

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

百餘人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

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

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

動而已速不臺遣使言於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

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

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

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

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

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六月金主守緒走蔡州

入蔡金主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忽

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

宋理宗

五

兵詰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士
 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
 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
 容忍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
 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
 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益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
 也

秋九月金人來乞糧不許。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蒙古滅國
 四十以及西夏復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
 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
 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甲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其宗室承麟孟珙
 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
 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為藉田令

似道少落魄帝以貴妃故累擢藉田令恃寵不檢日縱
 遊諸妓家至夜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
 燈火異常時與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
 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
 才可用也

夏四月獻金俘於大廟論功行賞有差。

監察御史洪咨夔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
 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
 納之

六月詔復故濟王竑官爵。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
 州金子才會兵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
 廷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刻日進兵
 知樞密院喬行簡在告上疏曰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
 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臣恐

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不聽詔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遂刺殺之未幾蒙古引兵至洛陽癸與子才遂棄汴而歸

冬十月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酒色弋射禽獸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物之本及修身齊家切於帝躬者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書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乙未二年春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夏五月德秀卒諡文忠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官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

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

夏六月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之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

蒙古主使其子闊端等分道入寇

丙申三年秋八月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

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隨樞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

丁酉嘉熙元年春三月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贈太師諡文靖

戊二年冬十月。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時廉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收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揚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己亥三年冬十二月。以陳垣為國子司業。

垣史彌遠之甥。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蓋指賈妃彌遠也。彌遠謂曰。何為好名。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召還。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垣音顯。為得師。

辛丑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

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冬十一月。蒙古主

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

窩闊台性嗜酒。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至是以酒傷而卒。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烈門為嗣。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壬寅二年春正月。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

蒙古牙刺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樞為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携家住輝州。蘇門山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蘇門山在衛輝府。

癸卯三年春二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

玠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麤人。斥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時蜀地殘破。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案。招賢禮士。屯兵聚糧。為必守計。蜀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西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西蜀之

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噲謂樊噲

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諡文正

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楚材為相正色立朝每陳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

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至順初追

封廣寧王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播州冉璉及弟璞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望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又旬日請見玠屏人語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聞

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委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甲辰四年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大學生黃

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

嵩之遭父喪有詔起復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臣懇懇納忠特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名節而已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惟恐去之不速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為無父之國矣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嵩之可復置具瞻之位乎

冬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紛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

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線之脉
嵩之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乙巳五年夏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入相復延元杰
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
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
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
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
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左司諫劉漢弼亦每以姦邪
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時杜範入相八日
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者初嵩之從子璟
卿嘗諫嵩之曰久聞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
輸川縣置於應辨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
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
轍戮力主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
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丙午六年蒙古定宗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

貴由高闕台長子廟號定宗

九月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諡忠襄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自號無菴居士追封吉國公

戊申八年春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

辛亥十一年蒙古憲宗夏六月蒙古主蒙哥立拖雷長子廟號憲宗

癸丑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苻子祺為皇子封永嘉郡王

與苻帝母弟

夏五月召余玠還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玠至嘉定夔帥所部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

旗幟精明舟中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患其握重兵居外夜召夔計事斬之以親將揚威代領其眾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不許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參知政事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遂召還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乙卯三年春二月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

衡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常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衡獨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從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嘗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忽必烈召為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喜幸

夏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

大全面藍色為戚里婢婿寅緣閭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丙辰四年夏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丁巳五年秋八月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

己未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餘眾解圍北還八月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冬十月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似

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蒙古主計聞而阿里不哥欲襲尊號因召羣臣議事郝經請班師議和似道亦再遣京往乃許之遂拔砦而去

庚申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忽春三月賈似道奏諸路大

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實萬世無疆之休帝召似道入朝賞資甚厚

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憲宗同母弟

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

真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遣經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於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歎兵悞國又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

亥癸四年秋七月置榷場於樊城

先是瀘州安撫副使劉整叛降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耳每曰悞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死

甲子五年。蒙古至秋八月。蒙古入都於燕。九月。竄建寧府。授謝枋得于興國軍。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且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即位。

度宗皇帝。諱禛。榮王與芮子。理宗無子立之。在位十年。

乙丑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手詔起之。似道乃至。

丙寅二年。春正月。參知政事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萬里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

祠奉

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在史。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李乃所親。睹宰執。亦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古主然之。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為儒教。大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

丁卯三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后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入宮。問曰。爾父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遂納為太子妃。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蒙古以安童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衡上疏
一曰立國規模當行漢法二曰中書大要在用人立法
三曰為君難四曰農桑學校蒙古主嘉
納之衡多病五日一至中書至是聽歸

庚午六年春正月蒙古廉希憲罷。

希憲立朝謹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
曰此閹官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
憲受帝師僧八思巴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
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
如是而已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

初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
之有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
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
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而之勞而

供一夕笙歌之樂
請禁絕之不報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初似道乞歸養帝固留特授平章軍國重事賜第西湖
之葛嶺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
間堂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
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
珎有玉帶已殉葬發塚取之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
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
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
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
敢言者

辛未七年夏五月蒙古兵分道寇嘉定諸路六月蒙古以許
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衡請徵其弟子王梓姚遂等十二人為齋長其為教因
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策少

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嘗語諸生曰人心有印板雖摹千萬皆然又曰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於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又曰學者治生為先生計不足則或嗜利以喪所學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取易乾元之義

癸酉九年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

樊城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豈宜獨生亦赴死

三月元主立其子真金為太子蒙古主長子

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

甲戌十年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焮即位太后臨朝稱詔時

年四歲太后理宗后謝氏也

八月元史天澤伯顏大舉入寇

元主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帥師南侵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我曹彬也天澤至郢遇疾還元主賜以藥餌天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也未幾卒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出將入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

冬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

十二月元伯顏攻陽邏保
 青山磯遂渡江伯顏拔陽
 阿朮趨鄂州鄂州降遂引
 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
 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
 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
 詔天下勤王○李庭芝遣
 恭宗皇帝諱焘度宗次子
 在位九年
 亥德祐元年春正月呂師
 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
 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
 志乎斥
 遣之

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

初元本南侵用呂文煥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虛弱徑遣臨安可一鼓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東我使我成功後於人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
 賈似道出師次於蕪湖二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表出師次於蕪湖遣人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
初襄陽既失立信移書去八九而君臣宴安酣不亦難乎為陳三策上壁輿櫬以俟似道得書

容讀似
 無領伍以
 甘
 本

元。飾以獻伯顏伯顏
 宋豈以女色移吾顏

命整別將兵出淮
 宋悉力西拒東方
 願不可至是整帥騎
 鄂捷至失聲曰首帥
 必
 共會之。

曰吾得天助也乃上
 以議和貴引兵來會
 傲湖山欲拱揖折衝
 中輸幣以緩師下銜
 贖賊狂言敢爾蓋以

於拒之伯顏使阿朮襲
 知業師走還伯顏遂會
 猶詔賈似道都督諸路
 朝諸軍。

人疏以為非師
 督府于臨安

一

立信目微眇云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為招討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四面皆元兵立信嘆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元陷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

一作昂發

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吾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事聞贈文節華閣待制諡文節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於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

州軍。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略饒州震發州民城守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眾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初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圍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文華閣待制諡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諡文忠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嘆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

者為之
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賈似道有罪免

樞密使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伯顏，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

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

秋七月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似道既免，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門不納，王煥言於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何以謝天下。乃降似道二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眾為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御史孫覿等以似道罪重，乞誅之。以正法。方回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徧驕吝專忍，諺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生言似道以如賢無比之林甫，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夫建寧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乞遠竄荒服，以禦魑魅。遂詔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窘辱備至。十月，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即則上拉其

曾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

冬十月元伯顏渡江分兵東下十二月遣工部侍郎柳岳

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

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至是遣岳奉書如元軍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夕偕岳還而別遣入奏上都○錢謂錢鏐李謂李煜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

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迎戰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行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萬石再三論之不屈遂被

善

丙子二年五月以後端春正月元阿里海涯破潭州湖南鎮

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湖南軍皆陷諡忠節

元兵久圍潭州城中力不支諸將泣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何復言者吾先戮汝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命帳下沈忠徧及其芾亦引頸受刃及忠還家殺已妻子亦自刎潭民聞之皆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

進封吉王是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

文天祥乞命于王鎮闕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

宋恭宗

元伯顏軍臯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

伯顏進次臯亭山。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背城一戰。陳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宜中遁歸於温州之清澳。世傑以不戰而降。遂去入海。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遣堅還。○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二月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

庫收圖籍符印。○浙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早曰潮。夕曰汐。

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二王遂走温州。文虎時降

元手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

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至鎮巢軍。貴降招福不聽。元兵攻城久不拔。貴上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先殺福。子太原太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苻等北去。○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閏月陳宜

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

通鑑諸書分注。德祐元年才身死。誤。

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眾

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夏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遙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

氏為皇太妃同聽政改元景炎

進封廣王為衛王。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為瀛國公。

元主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帝尋為

僧全太后為尼

秋七月左丞相李庭芝保康軍承宣使姜才赴召至泰州城降死之。

時元阿朮圍揚久庭芝守禦益力及臨安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

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碑上會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以保康軍承宣使召才庭芝以朱煥守揚與才將兵七千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煥以城降阿朮以兵追圍泰州會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遂與才俱被執阿朮皆殺之

秋八月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止去。

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舁其牀以出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冬十一月元軍入建寧邵武軍。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月壽庚以泉州叛降元。元人入興化軍。

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元兵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端宗皇帝諱昀度宗長子在位三年

丁丑景炎二年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時播越海濱廢事踈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

十二月帝有疾

元將劉深襲淺灣帝奔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

戊寅三年五月帝昀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

帝崩於碭州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族一城中興者今

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六月帝遷新會之厓山

厓山在新會縣南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朝夕之所出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

冬閏十一月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

天祥見弘範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

帝昀度宗末子在位三年

己卯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移耳弘範乃使文

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世傑與弘範戰于厓山兵潰秀夫謂帝曰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弱後宮諸臣死者甚眾太后楊氏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欲求趙氏後立之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壽愈急世傑墮水溺死颶風者具四方風也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張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

通鑑要卷七

通鑑要

續編卷二

宋帝昺

十三

通鑑要卷八 續編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朱錦昌書圃參閱

元紀 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 都

世祖皇帝 諱忽必烈 太祖子拖雷次子 在

壬午 至元十九年冬十二月 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

祥。

初天祥在燕丞相博羅詰以古今廢興天祥曰一部十
七史從何處說起又曰棄德祐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
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
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

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乃囚之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丞相帝疑丞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主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乃詔殺于燕京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徵處士劉因為右贊善大夫尋辭歸

因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程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延祐中謚文靖

甲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詔盧世榮行鈔法

世榮入中書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曰牧羊者歲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

乙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太子真金卒

太子仁孝恭儉明於聽斷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盡却之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入耶詹事張思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子聞之憂懼卒

丙二十三年春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

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論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戊子二十五年夏四月江南兵起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眾萬餘相繼而起

秋九月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鈎考諸路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又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詔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許

己丑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江西招

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枋得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既而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終不行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至京師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願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晉惠公獲於秦以瑕呂飴甥復國程嬰杵臼存趙孤武楚漢時廝養卒說燕歸趙王武臣

庚寅二十七年夏四月河北十七郡蝗秋八月朔日食○地大震九月赦天下

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於是集賢學士趙孟頫

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蘇稍

辛卯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以罪免。

天下以桑哥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為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徹里乘間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以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眾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遂免桑哥官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尋伏誅

二月罷徵理司。

甲午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夏四月皇孫鐵木耳即位于上

都時太子真金先卒故立其子鐵木耳

冬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伯顏卒。

伯顏深沉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眾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謚忠武

成宗皇帝諱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第三子在位十三年

乙未元貞元年春二月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

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夏六月。陝西旱饑。

行省右丞許辰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辰曰：民為邦本，今饑餓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命亦尋下。

癸卯。大德七年春三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通鑑秘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不足以傳信，乃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首，勒為一書，二十卷，名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乎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諡文安。

丁未。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

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相哈刺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山

於漠北。及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

時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等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

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阿難答。

歸於上都。夏五月。懷寧王海山至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

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遂即位。六月。

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秋七月。加孔子號曰大

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

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
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

武宗皇帝

諱海山。成宗兄。順宗答剌
麻八剌長子。在位五年。

戊申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行御史大夫

事。

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閒進曰。陛下萬金之身
不知愛。而惟麩藥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
有不顛仆者。帝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
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
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
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夏六月。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
庭。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宰相者。佐天子共治天下
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
不敢奉詔。帝大悅。加以大司徒。遷授左丞相。領太醫院

事。

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崩。三月。皇太子即位。

帝在東宮。李邦寧知左丞相。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
言於武宗曰。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
而立弟者。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
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帝初居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
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
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孟在政府。嘗因
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
使天下為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
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
復言繼賜爵秦國公。

增國子生為三百人。

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
數課諸生勉其德業至是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
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帝每與孟論用人
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
為盛今欲與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
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
然其言

仁宗皇帝諱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在位十年

壬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諭中書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毋得輒擬
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
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
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夏六月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

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
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

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
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內
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夕改啓倖長奸之弊

癸二年夏六月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

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甲延祐元年夏六月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冬十二月

詔定官民車服之制○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

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
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
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
者為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
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乙卯二年春三月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

及第出身有差。

分進士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正

八品兩榜並同

丙辰三年冬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

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聞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者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嗷嗷何

也復厚賜之

己未六年冬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

帝嘗顧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邪朕惟太祖創業艱難守成兢業恒恨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

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此固非卿等所知也至是復語侍臣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

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游西山以克終天年群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

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陛下正

庚申七年春正月帝崩三月太子即位夏四月近臣獻七寶

帶却之。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天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英宗皇帝諱碩德八剌仁宗太子在位四年

壬戌至治二年冬十月以拜住為右丞相。

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

識見有未盡畏年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

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

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

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嘉之

癸亥三年春正月起吳澄為翰林直學士。

元明善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

二月勅寫金字藏經。

詔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益福田利益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秋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弑帝於南坡及右丞相拜住

初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構累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既死罪惡日彰監察御史益繼文宋翼言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追奪官爵籍沒其家貲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八月車駕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等及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帝於卧所

諸王按梯不花等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於北邊九

月晉王即位於龍居河冬十月鐵失也先帖木兒等伏誅

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英宗叔在位五年

甲子泰定元年春三月立子阿速吉八為皇太子。

乙丑二年夏六月革大臣兼領軍務。

參知政事左塔不花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

虎而翼，故成逆謀。今軍衛之職，勿以大臣領之。庶
勲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戊辰致和元年。文宗皇帝圖帖睦爾。秋七月，帝崩於上都。文宗不
廟諡世止稱。為泰定帝。

八月，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
伯都刺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

初武宗殂，弟仁宗立，約以次傳於和世球。延祐三年，議
建儲嗣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
太子，封和世球為周王，出鎮雲南。逮泰定帝殂於上都，
皇后皇太子遣使詣燕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刺收掌
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時燕帖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
議，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號於眾曰：武皇有聖子
二人，天下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乃縛平章政
事烏伯都刺等，下於獄。以和世球遠在沙漠，猝未能至，
乃迎和世球弟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

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於上都。時年九歲。九月，懷王圖帖
睦爾襲帝位。

圖帖睦爾既至，燕帖木兒以為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
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帖睦爾以其兄周王和世球在漠
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
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
播告中外，遂即
帝位。改元天歷。

冬十月，圖帖睦爾兵陷上都。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死
之。帝不知

十二月，遣使迎周王和世球於漠北。
明宗皇帝諱和世球，武宗
長子，在位半年。

已天歷二年春正月，周王和世球稱帝於和寧之北。夏四

月。周王以燕帖木兒為太師。

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璽上周王。周王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其舊。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人居之。帝然其言，以武宗舊臣哈兒秃為中書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字羅為御史大夫。是日宴諸王大臣於行殿，帝曰：太祖嘗訓勅臣下云：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理，一聽舉劾，朕有闕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周王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秋七月，西臺御史中丞張養浩卒。

養浩有行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疾卒，關中之民如失父母。至順間追

贈平章事，瀆國公諡文忠。

八月丙戌，周王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王暴卒。

己亥，圖帖睦爾復襲位於上都。冬十二月，以西僧輦真吃

刺思為帝師。

帝師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字木魯，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

文宗皇帝諱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在位五年。

庚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郕王。秋閏七

月，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

孔子父叔梁紇為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鄒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

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頤洛國公

辛未二年夏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蓋文正

澄著書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正皇極經世書大戴記等書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

壬申三年秋七月帝崩於上都冬十月鄜王懿璘質班即位

王明宗第二子時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王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鄜王薨在位二十五年廟號寧宗

順皇帝諱安懼帖睦爾明宗長子在位三十六年

癸酉元統元年夏六月安懼帖睦爾即位於上都

寧宗殂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太后曰吾子尚幼安懼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禮當

立乃命迎帝於靜江至京議之不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

傳於燕帖古思

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撒敦為太傅左丞相

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

甲戌二年春正月汴梁雨血著衣皆赤

三月天雨毛

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大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乙亥至元元年夏六月唐其勢反伏誅

時撒敦已死其子唐其勢代為左丞相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

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是火帖木兒或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誅之

秋七月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

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壬午伯顏弒之於開平民舍

丁丑三年春二月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時服飾上下無別帝禁民間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楮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尋禁娼優盛服及戴笠乘馬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

初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醢鹽既加則酸醎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在

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謙篤於孝友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遠千里而來其教入至誠諄悉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利義之所由分也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為白雲先生

庚辰六年春二月伯顏有罪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南

恩州道死

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專權自恣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

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
 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一日見帝
 乘間自陳忘家狗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
 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
 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辯益悉其心靡他遂
 聞於帝帝始信之及伯顏矯詔殺鄭王徹徹篤又奏貶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花不俟命即遣之
 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亦泣下遂
 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至是伯顏以所領
 兵衛請帝出畋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
 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悉拘
 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
 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
 揚瑀范滙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
 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
 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以臣
 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既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
 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夏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刺氏於東安州

尋崩放燕帖古思于高麗殺諸途
 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儉惡俾皇考出封雲南英
 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
 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
 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生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
 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
 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
 極又私圖傳子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子出
 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嬪不答失里怙其勢焰
 舍長嫡而立次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
 踐祚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
 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去皇太后之
 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
 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
 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嬪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
 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
 方先皇上帝皇弟尚在襁褓未嘗有知識義當矜憫伏願
 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
 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於中道

冬十月以脫脫為右丞相鐵木兒不花為左丞相。

辛巳至正元年春正月奎章閣學士夔夔勸帝務學。

帝啟觀古名畫夔夔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耳身辱國破皆由其不能為君也。能為君則他非所尚也。

癸未三年春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官通修三史延祐天歷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為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次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及後嘗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者祖修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為史發凡舉例論讚表奏多玄屬筆焉。

冬十二月徵清江處士杜本不至。

脫脫薦之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稱疾固辭既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為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

甲申四年夏五月脫脫罷以阿魯圖為右丞相。

時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形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邪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謝刑獄不在入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為其為治有體如此。

冬十一月令民入粟補官。

備賑濟也有匿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為為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為令乃可從之時有議賊

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丁亥七年冬十一月沿江兵起十二月詔選臺閣名臣出為

守令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故有是命

戊子八年夏五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卒

集學問博洽而究極本原早歲與弟槃同開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於壁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

冬十一月台州方國珍兵起

己丑九年春正月棗陽童子暴長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辛卯十一年夏四月詔修河防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

黃河決魯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先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

五月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

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遂同起兵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子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攻破潁州眾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攻陷徐州據之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眾舉兵亦以紅巾為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

冬十月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

壬十二年春正月定遠郭子興等兵起。

子興見汝穎兵起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破濠州據之

秋八月右丞相脫脫將諸軍擊李二於徐州大破之屠其城。

癸十三年夏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誠王知府李齊死之後降於元

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齊往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捶碎其膝而高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花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六月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冬十二月哈麻進西

番僧于帝

僧以運氣術媚帝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猶華言大喜也哈麻妹塔秃魯也木兒與老的沙八郎等十人俱號倚納秃魯帖木兒亦薦西番僧伽璘真於帝其僧善秘密法皆房中術也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米女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于外

郭子興引兵入滁州稱王

甲十四年夏六月張士誠攻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士誠尋陷

盱眙及泗州

冬十二月帝自製龍舟於內苑

船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上有五殿龍身並殿宇俱用五彩金粧船行則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

高六尺七尺廣半之造木為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更而擊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

乙未十五年春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

號宋改元龍鳳後走安豐

夏六月明太祖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時兵亂歲饑民不聊生太祖避兵濠城收納英賢起兵攻滁洲下之明年又下和陽馮國用與弟國勝率所部來歸因問以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都也先拔金陵定鼎然後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於是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眾萬餘船千艘來降遂率國用徐達邵榮湯和季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東下頃刻達牛渚太祖

先拔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其志皆在子女王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丙申十六年春三月明太祖帥師克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方國珍降于元

丁酉十七年秋九月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冬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隋州人集鄉兵降于徐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戊戌十八年冬十二月明太祖取婺州。

改婺州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

己亥十九年春三月元方國珍遣使以温台慶元三郡附於

明太祖。

先是太祖招諭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籍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温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關為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

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

秋九月明太祖兵取衢處州。

太祖克處州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命有司即於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

冬十二月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

王明年五月弒壽輝稱帝改元大義

庚子二十年春三月元復以搠思監為右丞相

初元以搠思監為右丞相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御史赤不花劾奏免之至是復相與宦者朴不花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辛二十一年秋八月明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陳友諒走武昌。

壬二十二年春三月明玉珍破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王。

明年稱帝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癸二十三年春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

等據其城明太祖帥兵擊走之秋七月漢主陳友諒圍洪

都明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番陽湖友諒敗死子理立。

友諒作大艦空國來攻洪都守將朱文正遣使告急太祖親帥諸將赴援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明日諸將接戰至曉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友諒冒死突出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其將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立理

為帝改元德壽既而太祖復進兵圍之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

甲二十四年春正月明太祖建國號曰吳二月自將伐漢

漢主陳理降湖廣江西平。

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理率張定邊詣軍門降太祖憐之諭慰陳友諒父母凡府庫諸蓄令理自取封理為歸德侯於是湖廣江西諸郡人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床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

三月元削字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詔擴廓帖木兒討之。

夏四月。字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右丞相搠思監。太子出奔。

初搠思監狗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宜政院使也先忽都等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秃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誣遣人白其罪太子怒字羅跋扈交通秃堅不善且知其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字羅官爵而奪其兵字羅拒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字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為非出帝意遂令秃堅帖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也速魯事不蘭奚迎戰不利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秃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使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界之遂復字羅官爵加太子保仍守禦大同

乙巳二十五年春三月元太子大發兵討字羅帖木兒。字羅

帖木兒調兵拒戰。大敗。秋七月。字羅帖木兒老的沙秃堅

帖木兒等皆伏誅。

丙午二十六年春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玉珍自建號至是凡五年

子昇嗣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

夏五月明太祖求遺書。

謂侍臣詹同等曰漢武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有功於後世吾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冬十二月偽宋主韓林兒卒。

丁未二十七年春三月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下今日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茲設文武二科以廣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其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秋九月明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

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

冬十月明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歷

令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又謂臺憲官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爾等執

法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寤成邱都周興來俊臣之徒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既而劉基高翼以所定戊申歷來上遂命頒行之

明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

山東既定明年徐達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太祖以下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叙

自朱子因溫公資治通鑑作綱目。前明成化諸儒復奉敕
編纂宋元事實以續之。歷代之志亦云備矣。顧前明三百
年。紀載紛如。未有折衷。迨我皇上御撰通鑑綱目三編出。
而義指正大。條理精密。祖述春秋。以印合朱子。煌煌哉。誠
萬世不刊之制作也。雲間姚氏述齋張氏二銘。著歷代通
鑑肇要。以次及於明史。蓋以綱目全書卷帙浩繁。讀者往
往未易卒業。故命其書曰肇要。以爲舉其要。而一切興衰
治亂之始末。統括於是矣。明史鏤版先成。余翻閱之次。欣
然會心。竊謂此書有三善焉。提綱悉遵御撰。日月中天。炳

耀簡冊一善也。綱為經目為傳。其間不濫入以傳聞齟齬之辭。深得左氏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之意。二善也。大指則主於簡約。以便循覽。三善也。初學之士得此書而熟復焉。然後從而讀正史。不已思過半乎。述齋二銘皆精研古學。著書滿家。窺豹一斑。可知全體云。

乾隆己卯夏五。錢唐王延年書於邗江之梅花書院。

明史肇要目錄

第一卷

起戊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盡壬午惠帝建文四年。

第二卷

起癸未成祖永樂元年。盡甲辰成祖永樂二十二年。

第三卷

起乙巳仁宗洪熙元年。盡己巳英宗正統十四年。

第四卷

起庚午景帝景泰元年。盡乙未憲宗成化二十三年。

第五卷

起戊申孝宗弘治元年盡辛巳武宗正德十六年

第六卷

起壬午世宗嘉靖元年盡壬申穆宗隆慶六年

第七卷

起癸酉神宗萬歷元年盡丁卯熹宗天啓七年

第八卷

起戊辰莊烈帝崇禎元年盡甲申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五月

明史肇要目錄

明史肇要卷一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王永祺補堂參閱

明紀 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洪武都應天永樂遷都順天凡十七君得年二百七十七

太祖高皇帝 諱元璋字國瑞在位三十一年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吳相國李善長等尊吳王為皇帝國

號明

太祖年十七從父母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僧至正十二年郭子興於濠州戰輒勝子興署為鎮撫與徐達湯和等略定遠下滁州得善長與語大悅之留掌書記子興卒遂渡江拔牛渚下太平取集慶路以次

略定江左自立為吳王命諸將北定中原善長帥百官勸進即皇帝位建元洪武

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

后郭子興撫女也帝即位欲官后族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法力辭而止乃追封后父馬公徐王標后長子也

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

帝嘗問善長曰四方戰鬪何時定乎對曰漢高祖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帝稱善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言之帝復為帝布款誠使皆得自安

帝深倚之

征南將軍湯和克福建元平章陳友定死之

和舟師抵福之五虎門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宣政使朵耳麻不屈死僉院柏帖木耳殺妻女縱火自焚死進攻延平友定仰藥死天大雷雨友定復甦械送京師入見帝詰之友定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尚何

言遂併其子殺之延平既下興化泉州皆望風附獨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自殺時稱閩有三忠謂友定

柏帖木耳迭里彌實也

三月修女誠

帝曰治天下以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與政事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中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政由內出鮮不為禍惟智者能察之於未然其纂述女誠及古賢后妃事可為法者使子孫知所持守

夏四月征南將軍廖永忠取廣東○征虜將軍徐達常遇

春大破元兵於洛水北元梁王阿魯溫以河南降

帝如汴梁改為開封府召達至行在命率師北伐諭之曰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故命將北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君實有罪民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朕實不忍諸將毋肆焚掠妄

殺人元之宗戚咸俾安金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達頓首受命帝尋還應天

都督馮勝克潼關六月平章楊璟克廣西秋閏七月明師

克通州元帝奔上都八月徐達入元都元監國淮王帖木

兒不花死之○以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始建六部

中書省初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至是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等官

帝如北京○放元宮人冬十月帝還南京十一月遣使求

賢才十二月徐達克太原元擴廓帖木兒走甘肅山西平

酉己二年春正月立功臣廟

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

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立廟雞鳴山下死者像祀生者虛其

位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配享太廟

二月詔修元史

以宋濂王禕總其事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陶凱曾魯高啟趙汭等十六人為纂修書成帝召元舊臣

問元政之得失馮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但聞寬則得象未聞以寬失者也夫步急則

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正當用寬元季君耽於逸樂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

廢事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適中則無弊矣

三月徐達克奉元常遇春克鳳翔夏四月馮勝徇臨洮元

將李思齊降五月御史中丞章溢卒

溢初應聘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應天帝勞之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

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六月常遇春克開平。元帝奔和林。秋七月征虜副將軍鄂國公常遇春卒於軍。以李文忠領其衆。

遇春沉鷲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嘗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長於大將軍徐達二歲聽約束惟謹一時名將稱徐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八月徐達克慶陽禽張良臣斬之陝西平冬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論中書省臣曰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

庚戌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道北伐二月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夏四月封子九人為王。

挾王秦桐王晉棣王燕補王吳楨王楚博王齊梓王潭祀王趙檀王魯從孫守謙王靖江楠後改王周

徐達大破元擴廓帖木兒於沈兒峪。元帝殂於應昌。順帝

謫危素居和州。

素元翰林學士承旨徐達克燕京以素歸帝命為弘文館學士一日帝御東閣聞履聲橐橐徹簾內帝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帝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帝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素至和踰年憂懼而死。○闕元忠臣守安慶為陳友諒所陷不屈而死

始設科取士。

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舉三年自後三年一舉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買的里八剌送京師。

文忠聞元主祭督兵兼程進圍應昌克之元嗣君愛猷識里達臘北走獲其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窮追至北慶州而還

六月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李文忠捷奏至羣臣稱賀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賀買的里八剌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于孫恐不行此禮元入主中國百年之內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忽加之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妃朝見中宮賜買

秋七月中書右丞楊憲有罪誅

憲欲盡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夏用所親因欲持權乃創為一統山河花押以觀從違翰林編修陳極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夏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即秦極為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安帝覺

之。下炳獄炳吐其實遂誅憲

冬十月許服雨衣入朝

內使乾靴行雨中帝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民之為此非且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杖之因謂侍臣曰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習見富貴未有不奢侈者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十一月大封功臣

進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封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己又封汪廣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誠意伯諸臣入謝帝賜坐華蓋殿從容論取天下之略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徒為民害張士誠恃富陳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

辛四年春正月左丞相李善長罷以右丞相汪廣洋為左

丞相胡惟庸為右丞相。

善長貌寬和而性伎刻比進封大國意稍驕帝頗厭之
以疾致仕初帝嘗以吏事責善長劉基言善長勲舊能
調和諸將帝曰是數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什
帝又嘗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
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禮義為權衡而已不與
焉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曰福淺殆甚於憲又問惟庸
曰譬之駕懼其債轅也帝曰然則無逾先生對曰基疾
惡太甚又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思天下何患無才惟
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後憲惟庸廣洋
皆敗如
基言

夏六月湯和下重慶夏明昇降。

蜀地悉定封明昇為歸義侯

秋九月設糧長。

詔以田多者為之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
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其後官軍兌運法行而
糧長不廢科歛橫溢滋為民害其孱弱者復為勢
豪所凌耽延逋負率鬻產以償遂至隕身喪家云

壬子五年春正月遣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被執不屈死。

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鎮雲南大都守順帝北去王
歲遣使自塞外達元帝行在執臣節如故復既平天下
大定帝以雲南僻遠難進兵而王所遣漠北使者蘇威
適為北平守將所獲乃命禕齎詔偕威往招諭王待禕
以禮會元主遣脫徵餉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有他
意脅以危語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欲屈禕禕叱曰
天既訖汝元命燭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
奉使遠來豈為汝屈遂自刎梁王具衣冠斂之

徙陳理明昇於高麗。

或告陳理明昇有怨言帝曰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
但恐為小人蠱惑將不能保始終互處之遠方則隙無
自生乃
徙高麗

癸丑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覲。

帝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

秋九月。詔正文體。

論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魏漢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詔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冬十月。命定大明律。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篇目。皆准於唐。損益舊律。凡六百有六條。初。帝與廷臣論刑罰。陳

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帝曰。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鈎索下情。而巧偽必滋。朕聞帝王乎。刑緩獄。而天下服。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

甲寅七年春正月。遣總兵官吳禎巡海備倭。

倭人頻入寇掠。帝以禎充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總江陰四衛軍出海。至琉球大洋。獲其兵船。獻俘京師。先是。禎收遼東。未附之地。還。帝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帝曰。君天下。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可不懼乎。

秋九月。定服制。

貴妃孫氏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期年。庶母則無服。帝曰。父母之恩。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乃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書成。名曰。孝慈錄。

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

卯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

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若神暇則敷陳王道帝以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帝手書問基以天象事基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互少濟以寬帝以其書付史館帝初欲相胡惟庸基不可既而惟庸相基憂憤疾作惟庸挾醫往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遣使護歸居月餘卒

丙辰九年夏六月以宋濂為翰林承旨。

帝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賜之帝親作馬歌召羣臣咸作以寵耀焉濂素寡飲嘗侍宴帝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帝歡笑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

冬十一月下平遙訓導葉居昇於獄殺之。

時以災異求直言居昇上書略曰分封太多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六今秦

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城數十異時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減其兵衛限疆里以待封諸王子孫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今治獄之吏趨承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獲罪雖減宥有差然有寬宥之名未有寬宥之實朝廷取士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所用而所用或非所學居官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竊見數年來誅殺亦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自今宜存大體赦小過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臣愚謂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風憲知所重今之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風紀之司不過聽訟讞獄而已非所以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古者教士於學俊造遞升論定後官任官後爵今天下諸生升大學者未數月遽選入官臣恐其人未諳時務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此皆求治太速之過書上帝大怒曰小子聞吾骨肉逮下獄瘦死

丁巳十年秋九月以胡惟庸為左丞相復以汪廣洋為右丞相陳寧為左御史大夫

自楊憲誅帝以惟庸才可倚寵遇日盛獨相數年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關白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浮沉守位而已寧有才氣而性嚴刻知蘇州徵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號為陳烙鐵以惟庸薦擢御史中丞至是拜大夫

冬十月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有內史從容言政事帝怒責之即日遣還鄉諭羣臣曰閣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苟一為所惑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所以懲將來也乃有是禁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封子五人為王

椿為蜀王柏湘王桂豫王楸漢王植衛王其後桂改封代楸改封肅植改封遼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伏誅

惟庸遣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寧節等謀起事既而節見事不成遂上變告帝命羣臣更訊誅惟庸寧以節本預謀并誅之

罷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帝懲惟庸亂政罷丞相以政歸六部改大都督府分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詔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竝不設立丞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而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請者寘

典重

二月減四府重稅糧額

吳中號稱殷富元未張士誠據以為資與明師相抗者十餘年帝憇民附寇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至是乃命減其額

冬十月安置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道卒

濂傅太子十餘年一言動必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至有關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至是其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帝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若熱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帝意解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禁言理財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帝曰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況可重為征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為國家者帝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理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近臣愧悚自是無敢言理財者

定賦役籍

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二十年復命國子生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及四至次以字號編類為魚鱗圖冊黃冊以戶為主魚鱗冊以土田為主魚鱗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

太祖洪武

十

冬十二月。傳友德下曲靖。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死之。雲南平。

壬戌十五年春二月。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

初彥良為太子正字。帝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一日問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帝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至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十二事。帝嘉納之。

夏四月。殺大理寺卿李仕魯。

帝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律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賜坐講論。時寄以耳目。諸僧怙寵。請為釋氏創立職官。於是設左右善世。闡教等。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意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聖學而崇異端。章數上。不聽。仕魯性剛介。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遂乞骸骨。置笏於

帝前。帝大怒。命武士摔搏之。立死階下。

五月。帝詣國子監。釋奠於先師。

帝初以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至是改學為監。分六堂以館諸生。厚給廩餼。歲時賜布帛文綺。諸令節俱賞節錢。

流廣平府吏王允道於嶺南。

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之。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秋八月。皇后馬氏崩。諡曰孝慈。

帝初渡江。后嘗謂帝曰。今豪傑竝爭。雖未知天命所在。帝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帝嘗曰。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帝決事。或震怒。后輒隨事微諫。帝為緩刑。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帝欲因事殺之。后諫曰。彼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遂得不死。流之雲南。帝幸大何所。仰給。帝遂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諸將克元都。俘

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曰：后意謂得賢為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疾亟，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

九月選僧侍諸王

高后崩，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令誦經修佛事。吳僧道衍名在燕府籍中，見燕王棣，即深相納，數以奇謀進，棣甚信任之。○道衍即姚廣孝，姑蘇人，有異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自請於燕王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既而燕王自求廣孝於帝，帝許之。

癸亥十六年春二月始令天下學校歲貢士於京師。

甲子十七年春三月頒行科舉成式。

三年一大比，遂為定制。

乙丑十八年春二月太傅魏國公徐達卒。

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追封中山王，謚武寧。

三月始選進士入翰林及為庶吉士

帝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等為翰林院修撰，二甲馮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命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院承敕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在六部都察院諸司者，仍稱進士，永樂二年乃定制，以庶吉士專屬翰林。

秋九月詔不許民游食衣錦繡

帝諭曰：自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互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丙寅十九年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太祖洪武

十二

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諭禮部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優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豈可槩以耄而棄之

丁卯二十年秋九月詔商稅毋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互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從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為令

冬十月以解縉為監察御史

縉七歲能詩文十八登進士選庶吉士上封事萬言略曰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誠信有間

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恐傷節義之禮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為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入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開發而心學無素帝嘉其識擢監察御史又慮縉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縉父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庚午二十三年夏五月以楊靖為刑部尚書

靖鞫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偽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投獻息大獄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粹然至前斥以為偽而碎之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有以胡惟庸黨類為言者帝亦未之究也至是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惟庸家因言善長弟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鞫之詞連善長於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坐以大逆遂賜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既而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齋粉覆宗絕祀善長胡乃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願陛下作戒將來耳

冬十二月詔令輸粟贖罪

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雜犯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帝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辛未二十四年夏四月封子十人為王

榘慶王權寧王榘岷王榘谷王榘韓王榘瀋王榘安王榘唐王榘郢王榘伊王

冬十月以馮堅為僉都御史

堅南豐縣典史七書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輔導諸王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官侍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探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關防以革奸弊書奏帝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若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又何以數易為哉遂擢堅僉都御史

壬申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標卒

諡懿文帝召對廷臣慟哭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正嫡承統禮也帝意遂決

太祖洪武

十四

秋九月立孫允炆為皇太孫。○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

孝孺少好學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十五年以吳沈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蜀王椿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癸酉二十六年秋八月以鄭濟為左庶子。

浦江鄭氏自其祖綺至濟十世同爨食指至千餘人子孫孝謹以田多推擇為糧長數以事入覲帝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例必死其宗長濂與從弟湜爭先就吏帝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帝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帝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甲戌二十七年冬十一月賜潁國公傅友德死。

友德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耶及是竟賜死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

乙亥二十八年春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

帝春秋高多猜忌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遂賜死諸子皆不得嗣

丙子二十九年秋八月殺監察御史王朴。

朴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帝怒命戮之及市名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趨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忠之某年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戊寅三十一年夏閏五月帝崩太孫允炆即位。

時戶部侍郎卓敬密疏請徙燕王棣於南昌不聽

秋七月召方孝孺為翰林博士。

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召孝孺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展前批答之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太祖先命也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

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招致異人術士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論人必成燕王密語道衍以軍師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事必成燕王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燕王妃輝祖妹也而心在帝室嘗名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爵與李景隆同掌六軍

恭閱惠皇帝

諱允炆太祖孫懿文太子子在位四年

己卯建文元年春二月燕王來朝。

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互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登帝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至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

三月燕王還國

秋七月燕王棣舉兵反八月遣長興侯耿炳文討之。

帝誠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耿炳文及棣戰於滹沱河北敗績部將張保叛降

九月召耿炳文還以李景隆代之。

冬十月棣誘執寧王權奪其眾及朵顏三衛歸北平。

權國大寧大寧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為巨鎮所屬朵顏
 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燕兵起朝廷慮權與燕合召權
 及遼王植歸京師權不至坐削護衛求救執權手大慟求
 權至是以單騎入大寧詭言窮蹙求救執權手大慟求
 代草表謝罪而陰令更士結三衛部長及諸戍卒及辭
 去權祖之郊外伏兵起擁權行三衛曠騎及諸戍卒一
 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王府妃妾世子皆隨
 入松亭關歸北平棣以其眾分隸各軍大寧城為空

庚辰二年春二月均江浙田賦

太祖初定田賦怒蘇松嘉湖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
 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為稅額司農卿楊憲又以
 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田賦之重蘇松為最
 嘉湖次之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減其額而
 當時蘇州一府秋糧歲額猶與浙江通省均至是下詔
 減免每畝不得過一斗

夏四月李景隆及棣戰於白溝河敗績五月棣陷德州轉
 掠濟陽教諭王省死之

省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以頭觸柱而死

秋八月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擊敗棣兵於濟南復德州

初棣率眾趨濟南鉉等悉力防禦大挫燕眾棣命其下
 隄水灌城中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乃詐令軍民出降
 伏勇士開門候棣入用板下之幾中其計棣大怒乃以
 礮擊城將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兵圍
 濟南三月不能破僧道衍曰師老矣於是解去庸鉉等乘
 勢奔之遂復德州

冬十月詔李景隆還赦不誅

十二月盛庸大敗棣於東昌斬其將張玉棣遁還

自燕人犯順轉關兩年鋒銳甚至是失大將燕軍奪氣其後定計南下皆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

辛巳三年春三月盛庸敗棣於夾河斬其將譚淵復戰敗績

庸諸將皆以帝有詔毋使朕負殺叔父名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矢明日復戰庸大敗走還德州

冬十二月。棣大舉南犯。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禦棣兵於山東。夏

四月。官軍連敗棣兵於淮北。尋召輝祖還。

棣軍小。河都督何福擊敗之。斬其將陳文。平安轉戰至北阪。幾獲棣。番騎王騏躍入陣。掖棣去。適輝祖來會。戰

於齊眉山。斬其將李斌。時王師再捷。燕人大懼。會帝聞訛言。謂燕兵已北。召輝祖還。福軍遂孤。

五月。棣兵渡淮。陷揚州。六月。渡江。犯京師。谷王穗及李景

隆迎降。京師陷。帝不知所終。

棣進兵屯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內應。帝手劍斬之。穗景隆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麾蓋。開門迎降。御史連

遣中使出。右屍於火。詭云帝屍。越八日。用王景言。以天子禮葬之。或曰。帝方急時。一官捧太祖遺篋。至曰。曩受命。嬰大難。則發發得。揚應能度。牒及髮。緇編。修程。濟曰。

數也。可奈何。立名主錄。僧溥洽。為帝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甚。傳言帝崩矣。而實遜去也。齊從亡。相傳帝遜

去。先入蜀。未幾入滇。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庚申。出滇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問所欲。曰。我願歸

骸骨。鄉土耳。以聞於朝。乘傳至京師。迎入大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棣自立為皇帝。

革除建文年號。稱

洪武三十五年。

削魏國公徐輝祖爵。

輝祖當燕師渡江。猶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臣咸迎附。勸進。輝祖獨守父祠。於是下吏命引罪。不屈。削爵。幽私

第。永樂五年卒。至萬歷時。追諡忠貞。

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

其族。坐黨死者數百人。

初帝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囑曰城下之日彼必不
 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帝領之及陷
 京師即大索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帝降榻勞曰先生自
 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帝降榻勞曰先生自
 若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國賴長君安在帝曰彼自
 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帝曰國賴長君安在帝曰彼自
 哭且罵復強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帝怒曰汝不顧
 九族乎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命與孝孺同磔於市孝孺
 亦至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命與孝孺同磔於市孝孺
 門人廖鏞廖銘檢骸瘞聚寶門外山上泰從兄弟俱
 坐死子澄族無人無少長皆斬孝孺弟孝友亦死妻鄭氏
 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二女投秦淮河宗族親友及
 門下士坐誅者數百人○或曰錄方氏時得典史魏澤
 周旋匿其幼子以故方氏尚有後

殺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夷其族

縛子寧至語不遜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邊敬嘗建議
 徙燕帝責以離間骨肉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

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
 一且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愛欲臣我耶
 斬之夷三族同時殉難者宗人府丞宋徵御史葉希賢
 衡府紀善周是修修撰王良良於城陷前一日與胡廣
 解縉俱集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良獨流
 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歎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
 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牆聞廣呼家人謹視豚
 溥顧與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須臾良舍哭飲
 鴆死矣時先後死者副都御史茅大芳僉都御史周璿
 程本立司中戶部侍郎郭任盧迴禮部侍郎黃魁給事
 中陳繼之韓永龔泰黃錢御史謝昇丁志方甘霖董鏞
 魏冕林英曾鳳詔戶部主事巨敬大理寺丞鄒瑾秦府
 長史鄒朴右侍郎黃觀當靖難兵起時觀嘗草制諷其
 散軍歸藩束身謝罪辭極詆斥及奉詔募兵至安慶聞
 京師陷命舟至羅利磯朝服東向拜投急湍死妻翁氏
 攜二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修撰王叔英族誅
 兵部尚書鐵鉉刑部尚書暴昭禮部尚書蘇州知府姚善
 書侯泰大理少卿胡閔左拾遺戴德彝蘇州知府姚善
 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漳州教授陳思賢
 松江同知周繼瑜竝不屈死御史高翔喪服入見語不

惠帝建文

遜族之發其先冢親黨悉戍邊高氏產皆加稅曰令世
 世罵翔也谷王府長史劉璟基次子也嘗至燕與王奕
 王曰不稍讓我耶對曰不可讓者不敢讓也王默然燕
 兵起隨谷王歸京師獻十六策不聽命參李景隆軍事
 軍敗歸青田逮入京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
 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浙江按察使王良前為刑部侍
 郎以下議減燕府人罪謫外至是遣使召良
 良積薪自焚妻赴水死仍徙其家於邊

秋七月召陳瑛為左副都御史

建文初瑛為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錢通密謀至是召
 為副都御史署院瑛天性殘忍受寵任益務深刻言
 廷臣劾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
 伯瑋輩其心與叛逆等請追戮之帝不聽後瑛閱方孝
 孺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
 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謂
 久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
 為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八月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清倜儻尚大節燕師入諸臣死者甚眾清獨委蛇班行
 人怪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
 色犯帝座甚急帝故疑清及朝搜得所藏刃詰責之曰
 我忍不死為此不成天也毒罵不已抉其齒嚙血御衣
 命鍊帚刷其肉肉盡罵已遂磔於市族之
 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以待詔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楊榮
 編脩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預機務

縉在建文中官翰林待詔帝即位擢侍讀與淮常立御
 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至
 是命七人同入直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

冬十月重修太祖實錄

命李景隆為監修官前纂修官知
 府葉惠仲以直書靖難事族誅

明史肇要卷一

明史要卷二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李宗潮蕉窗參閱

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在位二十三年遷都順天

未癸永樂元年春二月改北平為順天府置北京三月徙寧

王權於南昌

初權之被誘入關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寧殘廢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封之南昌已而有告權一區讀誦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

帝初欲大用原吉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高位帝曰原吉父皇太祖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豈不忠於朕哉遂擢戶部尚書時嘉興蘇松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請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理以身先之

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

帝聞烏斯藏僧哈立麻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命顯賫書幣往迓未幾又遣馬彬使瓜哇蘇門答刺諸國李興使暹羅尹慶使滿加刺柯枝諸國中官四出及三年夏帝疑惠帝亡海外使中官鄭和王景弘等蹤跡之多賫金幣率兵二萬七千餘人造大舶由蘇州劉家港入海歷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西洋耀兵絕域諸邦震恐來朝者日衆而中國耗費亦不貲

冬十一月封胡奩為安南國王。

惠帝時黎季犛弑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顯及弟炎復弑之而篡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奩尋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奩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奩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絕臣為眾所推乞賜封爵帝遣使齎敕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誠偽奩隨遣使還奏遂詔封奩安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明年前國王日焜弟天平來奔請兵復讎帝始悔封奩之誤遣使詰責令具篡奪之狀以聞奩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三年冬遣都督僉事黃中呂天平等不得已引還帝大怒銳意興師救中等隨軍立功自贖

十二月詔考察守令。

帝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得其所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載之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具奏

甲二年夏四月立子高熾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

帝初起兵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己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煦有功宜立獨金忠持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指宣宗也又密問黃淮尹昌隆對與縉同帝意遂決以僧道衍為太子少師

道衍從帝藩邸定策起兵戰守機事皆決焉論功第一至是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為少師而不名廣孝終不畜髮娶妻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其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下拜姊曰做和尚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見

秋九月鄭賜劾奏廣東知州陳敏等運糧壞舟勿問

敏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曰法不得擅給帝曰事有權互待報而後給無及矣及贖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冬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鞞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遂自殺十一月諭戶刑二部尚書通政司使

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帝曰白象何補實用計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如後敢爾必論不宥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帝曰朝廷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帝曰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用

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廷臣劾景隆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奪爵景隆見帝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帝折之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下獄死

乙酉三年冬十月殺庶吉士章朴。

先是禁收藏方孝孺詩文時朴偶註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觀密以奏聞帝怒逮朴戮於市而復善官

殺駙馬都尉梅殷。

殷尚寧國公主太祖春秋高諸王強盛嘗受密詔輔皇太孫初守淮安悉力防禦帝遣使假道殷不許帝即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為書招之殷還京入見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二年陳瑛奏殷祝詛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都督潭深指揮趙曦擠殷死橋下以殷自投水聞公主

牽帝衣大哭帝歸罪深曦斬之官殷二子

丙戌四年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九月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詔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詔旨切責至是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陳瑛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量授文雅官

冬十月朱能卒於軍詔以張輔代之十二月張輔大破安

南兵○甌寧王允熙卒。

惠帝弟凡三人吳王允燭衡王允燧徐王允熙帝即位後廢允燭允燧為庶人改封允熙為甌寧王至是邸中火王暴卒

丁亥五年春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大寶法王。

前年冬侯顯偕哈立麻至帝令建齋於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鶴白象青獅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

夏五月張輔禽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六月置交趾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領布按二司事

分十七府四十七州百五十七縣十二衛置三司以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呂毅掌都司黃中副之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

后中山王達女疾劇謂帝曰願無驕畜外家后崩帝曰今朕入宮不復聞直矣

戊子六年秋八月交趾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逸去餘寇附之定乃僭號稱大越出沒化州山中大軍

選即出攻賊子開帝命沐晟以兵討之至冬晟與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參贊尚書劉儁被圍自經呂毅及參政劉昱皆死明年復命張輔王友帥師與晟協勦簡定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帝賊勢益張

己丑七年春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土請行在餘常務悉啓太子處分太子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羨其文學識純正揚士奇啓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太子取閱大喜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

冬十一月張輔討交趾破之獲簡定

庚寅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夏五月大敗韃靼於斡難河六月遂征阿魯台敗之冬十一月還京師

十二月詔御史勿復用吏

帝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為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為令

卯辛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趾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為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其諸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命工部尚書宋禮浚會通河

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海道用朱清張瑄策由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即今衛河建牌三十有一以時蓄洩因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

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若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流使無入洩而盡出南旺中分之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合馬常泊之流以益汶運道以成

夏六月下交趾右參議解縉於獄殺之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趾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下獄在獄四年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斃之仍籍其家妻子徙遼左

壬辰十年秋九月以藺芳為工部侍郎

芳為都水主事。河決陽武，遣芳按視。芳請築中鹽隄，自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又請編竹成大圍，貫椿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之，牽築隄上。為殺水固隄之長策，詔從之。後皆遵用其法。

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賕，新捕治之，綱誣奏新罪，帝遽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臣奉詔擒姦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新初為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稱為冷面寒鐵公。及按浙江，屢雪冤獄，周廉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冤之。

癸巳十一年春二月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以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輔太子監國

置貴州布政司

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克暴，與副使黃禧構怨，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地，曲宥之，改禧為辰州知府，而思州宣慰使田琛亦與宗鼎有隙，禧遂與琛結，合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墓，宗鼎許於朝，屢敕琛禧赴關，自辯皆拒命不至，乃命鎮遠侯顧成帥兵禽之，送京師，詔分其地為八府四州，設貴州布政使司，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焉，貴州為內地，自是始。

甲午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瓦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於老撾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等，即軍中為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大破瓦剌兵

秋八月。帝還北京。

閏九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於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

乙未十三年。春三月。罷海運。

會通河既濬。黃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與汶水合。經徐呂二洪。南入淮。漕道通。遂罷海運。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

夏五月。開清江浦。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請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宣洩。又緣河十里築隄。引漕舟直達於河。漕運稱便。

丙申十四年。冬十月。帝還京師。

丁酉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橈有罪。廢為庶人。

初。橈開門迎降。帝德之。賚予甚厚。橈日益驕恣。謀不軌。會蜀王椿子悅。燭得罪。逃橈所。橈因詭眾曰。建文君尚在。我將為申大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帝召橈入朝。示以蜀王章。橈伏地請死。羣臣請誅之。帝曰。吾寧生橈。乃廢。橈及其二子。竝為庶人。橈後闔戶自焚死。○橈。太祖第十八子也。

三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交趾復亂。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竝起為寇。李彬遣將討定之。至是。俄樂巡檢黎利及入安知府潘僚等復乘機作亂。利初事陳氏。為金吾將軍。歸命後。授巡檢。以是常快快。與其黨放兵四掠。參政侯保馮貴死焉。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為左參將。助彬討之。其後羣寇悉破滅。惟利竄匿老撾。出寇掠如故。

夏六月遣禮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濙陛辭帝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試觀何如濙至南京日隨朝凡東宮行事退即記之至安慶始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奏聞帝大悅自是不復疑

庚子十八年春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

賽兒縣民林三妻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鬪戰聚眾據益都卸石棚寨為亂攻下莒即墨圍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升自以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忠中流矢死比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衛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鰲山指揮王真亦殲賊於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

秋八月置東廠

帝七年已令中官刺事及北京初建尤銳意防奸令錦衣官校專司緝訪復慮外官瞻徇乃立東廠以內監掌

之由是中官之勢日重

冬十一月皇太子過鄒縣

見民持筐拾草實駐馬問所用對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歎曰民隱不聞若此乎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停今年秋糧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汝速勸飢民口數悉發官粟賑之太子至京即奏之帝曰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十九年正月呂震言於太子曰殿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有事以殿下過失上聞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

改京師為南京以北京為京師徙都之

秋九月殺主事蕭儀下侍讀李時勉於獄

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求直言，侍講鄒緝上疏略曰：陛下肇建北京，工鉅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產，動科千百，小民轉購他所，其值倍蓰，及至進納，多不中程，往復展轉，重為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立摧，與突粗完，又復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在外則使臣旁午賄賂，公行有司，或不承應，即罹讒毀，小民所積幾何，而外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為食，而京師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費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裨，漠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乃使羣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奉天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陛下還都南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派，毋聽小人重勞天下，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致矣。疏上，不省。時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僉云：遷都不便，帝不懌，儀與時勉言尤峻切，帝於是發怒，殺儀。下維垣等於外，而緝竟得無罪。

時勉獄出給事柯暹御史鄭維垣等於外而緝竟得無罪

冬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於獄。兵部尚書方賓自

殺。

阿魯台叛，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以為兵不當出，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懌，名原吉問邊，諸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九，災責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視，開平糧儲而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下原吉及中於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郎張采等分往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天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壬寅二十年春三月，帝自將征阿魯台，命皇太子監國。

阿魯台初為瓦剌所敗，窮蹙南竄，帝納而封之，數年生聚蕃富，浸桀驁，拘留朝使，時出沒塞下為寇，至是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帝於是決策親征。

秋七月。帝至殺胡原。阿魯台遁。遂征兀良哈。

阿魯台盡棄輜重於濶濼海側遁去。帝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為羽翼也。當移師剪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竝進。至屈裂兒河，與虜遇。帝麾騎擊敗之。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甚衆。八月，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癸卯二十一年。秋七月。釋李時勉於獄。復其官。帝復自將征

阿魯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魯台將入寇。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先駐塞下待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蒙古也先土干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聞阿魯台為瓦剌所敗，部落潰散。遂師，命陳懋為前鋒，至宿鬼山，遇王子也先土干率所部來降。帝大喜，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遂班師。

十一月。帝還京師。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金忠數請擊阿魯台，願為前鋒。自効。帝初不許。會開平守將言阿魯台犯邊，羣臣勸帝如忠言。帝意遂決。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六月。至答蘭納木兒河。

詔班師。

車駕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草虜隻影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邨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崩。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釋夏原吉、黃淮等於獄。復其官。

時原吉、淮及吳中楊勉、楊溥、金問皆久繫獄中。遺詔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賑饑省賦。

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趾採辦悉從之既即位復原吉等官

九月賜蹇義等繩愆糾繆圖書各一

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錫圖書各一曰朕嗣位之初軍國重務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言之而朕未從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於再言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祖宗付託之重

冬十月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諭揚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赦放還建文奸黨族屬

帝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尉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為奴今有存者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為民

明史要卷三

今人始知學士之奇寶也而因寤其所以貴者

姚培謙平山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王詒燕揆齋參閱

仁宗昭皇帝

諱高熾成祖長子在位一年

己巳洪熙元年春三月以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初為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法司慎刑

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中人宮刑非謀反勿連坐親屬諭刑部尚書金鈿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決意不用此等人今後有自宮者必

不貸若加人官刑者朕亦惡之蓋刑宮下死刑一等爾須嚴切禁止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半士奇曰斯事可令戶工二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救民之困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趣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遣使齎行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互有分別度不濫恩帝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上言

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入之道一旦僥倖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今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士之用帝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

五月諭蹇義慎選御史

諭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膠漆其於政事得失略不用心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

侍講李時勉以言事改監察御史尋下獄

時勉以時政違節條陳二本上之帝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卧病一月愈

帝崩六月太子瞻基即位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卿胡槩參政葉春巡撫南畿浙江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

而三司之任漸輕

宣宗章皇帝

諱瞻基仁宗子在位十年

丙午宣德元年秋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高煦降班師

車駕將還尚書陳山請乘勝襲執趙王高燧楊士奇楊溥力持不可及還京師帝語士奇曰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等齎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頓息

九月帝還京師廢高煦為庶人

庶人至京鎖繫大內道遙城一日帝往觀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帝仆地帝大怒命壯士昇銅缸覆庶人積炭缸上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

冬十一月釋李時勉於獄復其官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至帝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闇中不互迎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丁未二年冬十月罷交趾布政司

初仁宗遣官齎敕招黎利而利已陷茶籠州清化府殺將吏得救終無降意陳智方政憚賊不敢進帝初即位降敕切責智等不以爲意時渠魁未平而小寇蠭起元年夏命成山侯王通討之至應平遇伏大敗參贊尚書陳洽陷陣死通被創走懼賊甚陰許爲利請封而檄清化以南歸黎氏帝復遣安遠侯柳升督師赴討救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未至賊已攻陷昌江圍交州致書通請和及升至利僞爲國人書請立陳氏後升不啓封遣使奏聞無何升薄倒馬坡遇伏死後軍相繼陷沒通遂大集官吏軍民與利盟誓約退師至是利遣入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暲表至求續封帝心知其詐欲藉此息兵遂命禮部侍郎李琦等齎詔撫諭交趾赦其

罪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因救利以興滅繼絕意并
論通撤軍北還詔未至通等已棄交趾還官吏軍民得
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為賊所殺及拘留者
不可勝計於是下通等於獄論死籍其家

十一月皇子生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乃陰取
宮人子為己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十二月以薛瑄為監察御史

瑄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講周程張朱
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登進士授御
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曰某忝糾劾
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
見且不可得況得
而屈乎稱嘆不已

戊申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為皇太子

皇子生八日廷臣請立為太子貴妃佯驚曰后病
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

太子既立帝遂令后上表辭位乃退居長安宮賜號靜
慈仙師而冊貴妃為后諸大臣張輔蹇義楊榮等皆不
能爭后無過被
廢天下惜之

冬十月以顧佐為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以貪被黜揚士奇楊榮薦佐廉公有威帝
立擢佐佐視事即奏黜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
朝綱肅然佐性嚴毅每旦趨朝百僚皆旋折避之入內
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顧獨坐

己酉四年夏五月初設鈔關

戶部尚書郭資言鈔法不行由商居貨不稅請行納鈔
例御史羅亨信等相繼言之於是置鄆縣濟寧徐州淮
安揚州上新河許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
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
新則兼
收貨稅

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原吉有雅量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卒諡忠靖

二月下詔寬卹。

帝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也但今當寬卹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符採買當按土互法司理刑務敦平恕工匠在京者互分戶丁之半還家帝嘉納之遂下詔

秋八月以周忱為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故時蘇州府官田租至二百六十二萬石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况鍾曲筭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困獲甦

以禮部郎中况鍾為蘇州知府。

鍾江西靖安人始為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薦其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擢為知府授以璽書假使互從事鍾之任彰善癉惡吏民震悚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况青天

辛亥六年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三年夏李琦還自交趾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陳暲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心知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齎敕諭利及其國人令遍訪陳氏子孫并盡還官吏軍民及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具頭目耆老奏堅言陳氏無後帝乃遣禮部侍郎章厥齎敕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命其居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交州府為東都清華府為西都分十三道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焉

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初陳瑄與黃福董漕事議令江西湖廣浙江及江南北諸郡民轉粟於淮徐臨清而令軍士接運至京至是瑄止言民運糧諸倉往返經年失誤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地遠近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福等議行之夏民運為兌運自此始

壬子七年春二月復下詔寬卹

帝召楊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廉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勇略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

秋七月揭幽風圖於殿壁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賦詩一章命書圖右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詠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謂侍臣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癸丑八年秋閏八月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戶部給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石并官錢所糶共得米七十五萬石有奇又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於此忱與況鍾定條約以聞帝名其倉為濟農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忱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賦

乙卯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

遺詔國家重事自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歲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即叩頭呼萬歲浮議乃息

二月封弟祁鈺為郕王冬十一月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

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已從人略無繫吝時論賢之號三楊

英宗睿皇帝諱祁鎮宣宗長子在位前後共二十二年

丙辰 正統元年夏六月始置提調學政官

戶部尚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藝疎淺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遍歷考試庶得真才於是南北直隸各置御史一員餘置按察司僉事一員提調學政

丁巳 二年春太后欲誅太監王振不果

振擅權大作威福一日太后御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顧謂帝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頃閒宜振至大后顏色頓異欲誅之帝為跪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多矣我能聽帝泊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于國事也

己未 四年秋七月遣太監督諸軍討思任發敗績

洪武中思倫發入貢內附授麓川宣慰司使倫發死其子任發黠桀喜兵會緬甸作亂遂乘釁據麓川掠旁近地攻陷騰衝屢詔撫諭不服五月方政沐晟討之政至上江全軍俱沒晟懼罪暴卒遣太監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之亦敗以失機論死旋遇卹刑宥之此內臣總兵之始也

庚申 五年春正月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卒也贈諡不及士論惜之

秋七月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

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卒諡文敏

以翰林院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鼎入內閣參預機務

王振謂三楊學士曰朝廷事勞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其後當何如西楊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東楊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當薦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同薦衷等次第擢用他日西楊或尤東楊東楊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箇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初振問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薛瑄名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怒譖之於振振嗾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瑄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將決大臣申救得免

辛酉 六年春正月以蔣貴王驥討麓川蠻破之

命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驥提督軍務復互賞罰時王振專政欲示威遠夷遂大發兵侍讀劉球上言帝王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

郡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迹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振不從至冬搗賊巢破其象陣斬馘萬計任發攜二子走孟養驥留兵守之而還進貴爵定西侯封驥靖遠伯

癸亥 八年夏四月太監王振殺侍講劉球

正統初張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輔弼政治清明一時稱盛自太后崩振權益專生殺予奪盡在其手球應詔言事曰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覽之怒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

甲子 九年春三月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

丙寅 十一年秋七月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溥質直廉靜有雅操自揚榮揚士奇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遂用事卒諡文定

己十四年秋七月瓦剌分道入寇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參將吳浩戰死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也先戰於陽和俱敗歿監軍太監郭敬伏草

中得免諸邊守將皆逃匿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鄺瑩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互輕出王直率百官再三諫俱不聽遂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出居庸關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益峻怒大將朱勇膝行聽命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微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尚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鼎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聽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

八月師潰土木也先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荆關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未復改道宣府鄺瑩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為殿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即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饑渴虜分道自旁近口入圍御營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瑩侍郎曹鼎學士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來侍也先擁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彬上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都督郭登謀奪駕入城不果遂擁帝北行也先欲弑帝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曰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寶位之上豈不有

英宗正統

萬世之美名矣。衆虜皆曰：「者於是也。」先帝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也。先屢欲害帝，帝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鬃馬，帝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彬與哈銘隨帝，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帝一日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伯顏也先弟那顏華言大人也者，胡語然辭。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

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人心洶洶，羣臣聚哭於朝，議戰守，侍讀徐理請南遷，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請速召勤王兵，警以死守。學士陳循尚書胡濙力贊之，守議遂定。太后詔立皇長子為太子，時年二歲，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入衛，分遣大臣撫安軍民。

籍王振家夷其族

郕王攝朝，諸臣請族誅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於是給事中王紘廷繫順，衆隨之，爭捶順死。朝班大亂，衛卒聲

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允其請，衆乃定。尋執王、山至，令縛赴都，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五十株，他珍玩無算。時山西巡撫朱鑑、山東布政使裴綸並請罷監軍及鎮守中官，不報。

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上言：「京營器械將盡，亟遣官募義勇，繕兵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倉糧令官軍自請關支，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輓、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皆互倚任，至軍旅之事，臣請以身當之。」王深納焉。

九月皇太后命郕王即位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王驚讓再三，羣臣固請，會都指揮岳謙使瓦剌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為景泰。

元年

遙尊帝為太上皇帝。冬十月也先入紫荆關。

也先弟大同王等入關，僉事韓青提督副都御史孫祥戰死。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豈料堆積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待命下，適以資虜也。

也先犯京師，于謙統諸將擊却之。

也先長驅至京師，次蘆溝。以上皇至土城，叛閩喜寧、疾也先邀大臣迎駕，索金帛萬萬計。廷臣欲議和，謙力持不可。敵窺德勝門，謙令石亨設伏誘敵。敵以萬騎來薄伏兵，起擊之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寇轉戰至彰義門，都督高禮、毛福壽等擊却之。還至土城，居民升屋呼號投磚石擊敵，轟聲動地也。先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戰不利，意稍沮。又聞勤王兵且至，遂擁上皇由良鄉西去，大掠所過州縣，出紫荆關。帝以亨謙功大。

進亨武清侯，加謙少保，命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勦畿內餘寇。

